

魏石經室古

聖印景







中國歷代印譜叢書

魏石經室古璽印景



近代
周進藏輯



魏石經室古璽印景

上海書店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浦江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20 印张 7 1/2

1989年9月第一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1000

ISBN 7-80569-152-5/J·55

精装 定价: 11.00 元

序

匯集古代鑒印爲譜錄，始於北宋大觀時楊克一《集古印格》。此後遂啟集輯印譜之風。宋元兩朝可知之印譜約十六種，而除個別爲手鈎摹本外，餘皆爲棗梨翻刻付梓。以古鑒原印鈐譜，則未見未聞。這固然跟彼時印泥功能的不過關，無法準確畢現鑒印真面有關。也與初發啟蒙期尚未能摸索出理想的印譜製作工藝有關。所以，這一時期的印譜的撫模失真，沖去形喪都是必然的，也是無奈的。

印譜製作的由幼稚而步入成熟，當推顧氏《集古印譜》。在明代隆慶六年（一五七三年），上海顧汝脩委請羅王常輯家藏印成顧氏《集古印譜》六卷，共鈐二十部。首創以鑒印原物、硃砂印泥鈐蓋于潔漣細潤的越格上，精確完美地再現了古印的本來面目，開啟了印譜上科學的鈐蓋工藝。顧氏《集古印譜》在我國篆刻史上的貢獻是多角度、深層次的，而單以製譜改革這一點論，顧、羅兩家的貢獻也是够大的。

明末及有清一代三百年，是歷史上集古鑒印成譜的鼎盛時期。尤其是在晚清階段，益爲可觀。以同治、光緒兩朝爲據，筆者曾寓目過

的古璽印譜即逾百種。誠然，本文並不涉及考察這一絢爛局面的多種特定因素，只是指出這必竟是一個出現於印刷出版史上，也是篆刻藝術史上的空前的一大偉績。而其中的至佳至精者，已爲上海書店出版和即將出版。讀者是不難從中領略箇中風采的。

在民國初、中期，匯輯印譜的風氣，隨着印刷術的進一步昌明，印刷出版的印譜，明顯地替代着原鈐印譜的成書，古璽印原譜的集輯，亦因種種原故而勢頭漸減。在這一階段裏，上乘的佳譜，當數羅振玉的《赫連泉館印存》、正續集；陳漢第的《伏廬藏印》；周進的《魏石經室古璽印景》；陳寶琛的《澂秋館印存》；王濬的《尊古齋古璽集林》等。

周進輯自藏璽印爲《魏石經室古璽印景》八冊本，是一九二七年秋季的事。同時，周氏又輯有《季木藏印》六冊本，《印影擷英》四冊巾箱袖珍本。此三譜，所載印多有參差雷同者。若《印影擷英》爲遴選自藏璽印中精美者鈐出，存印二百零九方；若《季木藏印》僅收入自藏璽印中的漢官印及古璽，存印亦爲二百零九方。而兩譜中存印，除去十五方新面外，餘皆囊括於《魏石經室古璽印景》中。也就是說，

《魏石經室古璽印景》足以窺見周進藏璽印的全豹。

《魏石經室古璽印景》存印計七百十五方，爲周氏畢生精力所聚。內頗多珍奇寶世之品，若泥璽、瓦印、石印、泥印、石璽等向所少覩，特具風貌情趣，有很高的學術和藝術的雙重價值。此外，如一些官、私璽印，也甚多它諸所未踴谷者，故而，這是一部審定嚴慎，印格清新，品類豐富的印譜。

對古璽印的鑒定是一門綜合且精深的學問。歷來多有作俑者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像周進這等獨具只眼的鑒藏家也不免走眼入魔，爲魚目所欺。如譜中所存第「五」方「卅」形白文八字古璽印，即爲一例。此印爲郭氏《續齊魯片印璽》中鎮山之寶。居然也出現於周氏此譜。其實，見於此譜者，乃魯人偽製贗品，由商賈孫海平於一九二〇年携至天津，索價六百元，周氏與以五百金不售，此爲周氏借孫氏暫存其處時所鈐出。此璽筆畫僵硬，神滯氣板，倘與郭諸原物校勘對照，則優劣高下自明矣。

周進，字季木，號季子，安徽秋浦人，久寓天津。生平嗜金石，富收藏、精鑒賞，著作尚有《居貞草堂漢晉石影》、《季木藏匋》等。筆者

曾於二十五年前在天津冷肆購得陳年、童大年諸家爲其刻印六方，人亡石存，彌足珍貴。惜屢詢津沽長者而於其生卒不可得，有待查考也。

一九八九年八月八日 於百樂新齋 韓天衡







泥璽









